

快乐男人

刘敏 编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目 录

为什么人们总是外愚内秀	1
为什么世无不折不扣的谎言	8
为什么最大的幸运是被护灵引向属于自己的事物 ...	14
为什么万物都有对称性	19
为什么本质问题的答案在一生而不是一本书里	25
为什么莎士比亚的聪明难以想象	34
为什么“魔鬼”在所有时代的神话中都扮演重要角色 ...	40
为什么“投缘”于人于己皆有益	46
为什么积极性思考能使人生更加丰富	50
为什么坦率地摆出弱点能获得好感	58
为什么有能力的人善于发现他人能力	62
为什么优秀管理者能挖掘‘无能职员’的潜能	66
为什么男人乐在咨询室谈论色情	74
为什么“建构生活法”对人格成熟富有价值	80
为什么弱点能转化为力量	92
为什么存在心灵感应	98
为什么幽默塑造智慧.....	110
为什么幽默中透露笑看天下的涵养.....	119
为什么贫穷是一所学校.....	125
为什么老板可轮流做.....	130
为什么旁门左道也通天.....	134

为什么加薪有招.....	139
为什么三寸不烂之舌有奇功.....	142
为什么电话传递形象.....	148
为什么“开心果”常乐.....	156
为什么做人不能太较真认死理.....	161
为什么保持平常心是自信的表现.....	166
为什么真正快乐的人并非拥有什么.....	169
为什么快乐买不到.....	174
为什么男人喜欢快活的女人.....	180
为什么快乐靠自己.....	183
为什么天外也有情.....	190
为什么人生处处相逢.....	196
为什么人格力量无限.....	203
为什么经商也能点石成金.....	209
为什么父亲比儿子更细心.....	212
为什么音乐是通行证.....	219
为什么长辈的快乐往往来自晚辈.....	224
为什么沉默寡言的实干家胜过一百个议员.....	231
为什么耐心是力量和幸福的源泉.....	240
为什么智慧总是与谦虚相连.....	251
为什么丰富的人生经历是成功的资本.....	261
为什么勤奋加天才是成功的保障.....	271
为什么音乐艺术需要卓越品质.....	282
为什么准确无误非常重要.....	287
为什么珍惜时间就是自我修养的成熟.....	290
为什么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298

为什么怎样用钱可检测才智高低.....	303
为什么一只空袋子立不起来.....	311
为什么从失败中学到的智慧远远超过成功.....	320
为什么放牛娃能当上教授.....	325
为什么一个心地正直充满朝气的人能产生影响.....	335
为什么品格造就绅士.....	341
为什么良好的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	346
为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349
为什么生命最美好的时光是大彻大悟.....	355
为什么行动是原料,智力是创造.....	365
为什么思想的杰作是人类万世的精神财富.....	371
为什么学者的才智与智慧本质成正比.....	376
为什么时代是历史的假面舞会.....	387
为什么深沉性格的力和美是无限的.....	397
为什么天性优于意志.....	404
为什么德性也能开花.....	412
为什么钱不会生锈.....	418
为什么诗人是人类力量平衡的代表.....	423
为什么性格是最高形式的天性.....	429
为什么与人高尚地交往会使所有的人显示出高尚.....	436
为什么谁能很好地接受礼物谁就是好人.....	439
为什么统治越少法律越少.....	444

为什么人们总是外愚内秀

由于遵照、或者发展了圣西门、傅立叶与欧文的思想，麻萨诸塞州已经按照类似的方案建立起了三个社团，全国的数目就更多了。他们的宗旨是每个成员分担体力劳动，劳动与才干同酬，同时把自由的文化与劳动教育结合起来。这种计划试图通过共同劳动与共同消费的经济来使每个成员都富裕起来，而同样数量的财产如果各家单干，仍然使每个成员贫困不堪。这些新团体是由才能出众、情操高尚的男男女女组成的。人们也许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此类团体是否会始终如一地吸引德才兼备的人员，那些有能力的人是否肯舍弃将来飞黄腾达的机会，安于该团体的清贫，这样的退隐是否就不会成为那些失意潦倒者的避难所，而会成为强者逞能的角逐场；社团成员是否不一定因为发现每个人若不做某些妥协就无法进入团体而成为残缺不全的人。友谊与联合是很好的事情，一个因某个广泛目的联合起来的、由人类精英组成的高尚的法伦斯泰尔是出类拔萃的，然而别忘了一个社会永远不可能象一个人那么宽广。一个人在友谊中、在自然和暂时的联合中会使自己化为两个或是许多个自我，然而一旦他将自己化为这两个、十个，或者十个，他就变成了侏儒，远远达到一个正常人的身高。

可是，信念不足的人却不相信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协作似乎是唯一有力的灵丹妙药。我失败了，你也失败了。但是也许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不会失败。我们的家政不尽如人意，可是或许一个法伦斯泰尔，一个团体就会尽如人意。我们当中许多人意见分歧，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以使真理简单、明了的人，然而一个大学、一个教会会议也许能解决问题。我既不

能说服我兄弟,也不能说服我自己弃车或戒酒,然而也许一个绝对禁酒的誓约真会有效地约束我们。我所在的团体投票选出的候选人丝毫不堪信任,可他在参议院里将会正直诚实,因为我们能用舆论对他施加压力。如此说来,协作是一剂万能灵药。但是,协作比起个人的力量来也不过尔尔,不好也不坏,不强也不弱。没有一个人能使一尊雕像、一滴鲜血、一片草叶行走、说话,世界上所有的人加在一起还是一样地做不到。然而如果有一个人存在,如果在两个人中,在十个人中有真理存在,协作才第一次成为可能,因为这种推动世界的力量是一种新的性质,别外的任何性质加起来都不能产生这种力量。那种虚假、不和的协作有什么用处呢?倘若一个人不具备协作能力,那么两个人之间就不可能有协作存在。如果个人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如果他的思想与他的行动背道而驰,如果他的习惯否认了他的信仰,如果他的意志虽受理性的启迪却被他的感觉所扭曲,如果他一只手把水向前划,而另一只手又向后划,那还成什么协作?

我对这些计划所激起的兴趣并不感到奇怪。这个世界正在醒悟到团结的观念,而这些实验恰恰表明了它正在考虑什么。这个世界现在是,将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一旦人们团结起来,他们将会生活、沟通、耕种、收获与管理,仿佛是借了附加的空灵的力量,就象是在一个有名的试验中,通过呼吸完全一致,四个人只用小指就把一个彪形大汉从地上抬起来,没有丝毫沉重的感觉。但是,这种团结必须是内在的,则不是一纸契约,只有跟契约使用的方法背道而驰才可以实现。只有每个参与者都是孤立的,这种团结才会圆满。这种联合是住在不同的街道上或城镇里的友人们的联合。一个人,倘若他试

图将自己与别人连结起来 ,那么他身上的每个部位都要缩小比例。而且 ,这种团结越紧密 ,他就显得越渺小、越可怜。可是 ,就让他一个人待在那里 ,让他时进处处去认识隐秘的灵魂 ,他就会四处奔波 ,做一个真正的联合中的成员该做的事 ,而且 ,使人人大为惊讶的是 ,这些工作是通过协作来完成的 ,尽管谁也没有说话。没有统治者的政府是坚不可摧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才是理想的联合的沃土。

我且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 :一代人的思索是下一代人的历史 ,只是来看看时下正由爱心向我们倡导、并且引起了更多关注的那种对人的信念的具体表现。

刚才提到我们的教育体系时 ,我谈到它的具体做法的死板。可是 ,它容易受到比瘫痪它的部门还要严厉的批评 :它是一种绝望的体系。现在人类思想罹患的疾病是信仰缺乏症。人们不相信教育的力量。我们认为我们无法与人身上神圣的情感交谈 ,我们也不做这样的努力。我们抛弃所有远大的目标。我们相信那么多组成社会的刚愎、轻薄者的缺陷是有机的 ,社会是患不治之症的医院。有一个知情达理但没有信仰的人 ,他每次去做礼拜似乎都是同情心在领路。他对我说 :“他希望有音乐会、集市、礼拜、集会以及其他的公共娱乐能永久不衰。”我恐怕这番露骨的言论与暴君的名言同出一辙 :“你想把天下治理太平 ,你就得使它尽情娱乐。”我还注意到 ,那些显赫的公仆是因为恐惧才极力主张大众教育的 :“这个国家充斥着千千万万的选民 ,你们必须教育他们别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不相信有任何教育、任何哲学体系、任何天才的影响会使我们深刻地洞察到一种肤浅的思想。因为我们已使自己安于这种没有信仰的状况 ,我们的技能只会耗费在谋求减轻痛苦、

娱乐消遣与麻醉药物上。我们用手艺来装扮受害者 ,用语言装点他的舌头 ,用翩翩的风度修饰他的躯体。这样 ,我们便把我们无法躲避的局限与精神僵死的悲剧狡猾地隐藏起来了。社会竟然被一种隐伏的忧郁症所吞没 ,因为它将社会的笑意、欢乐与游戏一扫而光 ,这岂非咄咄怪事 ?

然而 ,即使再向前迈一步 ,我们的没有信仰就会无影无踪。那些善良、明智的人们好象感觉到了某种疑虑 ,我们称之为教育的那些学科中的思想修养是否真能增加人类的快乐与诚实。十分不幸的是 ,这种疑问恰巧是由学者 ,由那些已经尝试过这些方法的人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经验 ,学者并没有被他所具有的那些神圣思想提高 ,他反而利用它们来达到自私的目的。学者是一个俗人 ,并且变成了一个善出风头的人 ,把自己的天赋变成可以按出售的东西 ,却不用来充实、发展自己。我们发现 ,智力能够脱离人而独立发展 ,犹如任何一个单一的器官可以长得很强壮 ,而结果却是长成了一个畸形。一种象狗一样的求知欲被激发起来了 ,必须给它喂食 ,它却永远不会满足 ,而这种知识并不是在指导行动 ,它永远没有实在而人道的真理的性质 ,也不能降福于它所光顾的人。它赋予学者某种表达的能力 ,也就是那种能言善辩、吟诗、作文的能力 ,却没有使他平和、仁慈。

既然文人暴露出缺乏信仰 ,那么社会因为没有信仰而充满颓丧、耽于声色也就不足为奇。怎样补救呢 ?必须在一个高层次上生活。我们必须更上一层楼 ,因为我们总是受到鼓励往那里攀登 ;一到那里 ,事物就会面目全非了。我反对我们的教育和受过教育的人所持的怀疑主义。我不相信人们的见解与性格之间的差异是有机的。我不承认除了善良而明智之

士的阶层外还有一个永久的怀疑主义者的阶层 ,或者一个保守主义者的阶层 ,或者一个恶人的阶层 ,或者一个实利主义者的阶层。我不相信存在着两个阶层。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吧。那个可怜的妇人恳请马其顿王腓力为她伸张正义 ,而腓力拒绝了。那妇人叫道 :“我要上诉。”国王大吃一惊 ,问她要向谁上诉 ,她回答道 :“不是向那喝醉了酒的腓力 ,而是向那头脑清醒的腓力。”这段议论正对我的脾胃。我不相信有两个阶层 ,但我相信人有两种精神状态 :喝醉了酒的腓力与头脑清醒的腓力。我的想法恰如柏拉图那句善意的话所言 :“灵魂是不愿意失去真理的。”没有一个人是铁杆的保守派、吝啬鬼与窃贼 ,除非被认为迫不得已 ,而这种迫不得已是因为他眼光短浅或目光呆滞而默认了的。如果没有一个更加神圣的精灵的一些探视和圣日 ,灵魂是不会放开任何人的。如果仔细浏览一下任何一个人的传记 ,我们就不难看出 ,我们无论怎样醉心于自己的每一种微不足的行动 ,每个人把自己的行动与他相信他应该干的事业进行比较时 ,间或还有雅量对自己的行为鄙薄一番 ,他还置身于敌人的一边 ,欣然听取他们对他的议论 ,他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指责自己。

天才具有无穷的希望 ,这种希望使他的成就统统贬值。人们热爱天才 ,除了这一点 ,还热爱它的什么呢 ?天才认为它所有的奇迹都微不足道 ,稍纵即逝。它自己的想法从来都没有实现。《伊利昂纪》、《哈姆雷特》、陶立克式圆柱、罗马式拱门、哥特式大教堂、德国人的赞美诗 ,它们被完成之后 ,大师便将它们置于脑后。歌声就那样淹没在宇宙倾注到他的灵魂上的乐曲的波涛里 !在那大慈大悲的“无穷”面前 ,他依样涂抹了几笔 ,看上去是多么的拙劣 ,尽管它们博得了世人的青睐。

他从他技艺上的成功迫切地转向这种更大的失败。谁想赞赏就去赞赏好了。他为自己能够创造一种美而暗自所喜。这种美使他的一切手笔、人类的一切手笔都黯然失色。

是啊,我们都是天才的子孙,美德的后代。我们在比较快乐的时刻感觉到它们对我们的激励。有时候不是人人都是政治上的激进派吗?人们在精疲力竭或者金玉满堂之时都是保守派。他们在酒足饭饱以后、急于休息之时都是保守派。他们在病弱衰老时,在清晨,在他们的智力或良知被唤醒时,在他们听音乐、读诗歌时,他们都是激进派。在新、老英格兰能够聚集起来的那个最顽固的保守党人的圈子里,让一种强大的、鼓舞人心的智力,一个胸襟开阔、思想伟大的人来影响他们,那么,这群象一池坚冰似的保守分子很快就会为那种友好的影响所感化,这种绝望的人就会开始希望,这些恨世者就会产生爱心,这些屹立不动的雕像就会开始旋转。我不禁回想起华盛顿讲述的有关贝克莱主教的略带夸张的趣闻,当时主教准备离开英国,计划到美洲的野蛮人那里去传播福音。“伯瑟斯特勋爵告诉我,斯克里布勒拉斯俱乐部的成员们在他府上聚餐时一致同意要挖苦挖主教在百慕大群岛的计划。贝克莱当时也是他的客人。听他们说了许多生动有趣的事情后,贝克莱请他们也听他讲几句。他向他们宣布了他的计划。他热情洋溢、语惊四座,使他们一个个都呆若木鸡。一阵静默之后,他们一起郑重地站起来,叫道:“咱们立刻跟着他出发吧。”在各个方面的,人们总是外愚内秀。他们只是一时地喜欢恭维,然而他们自己明白什么是真实的东西。正是一种愚蠢的胆怯阻止我们和他们开诚相见,不能把赤裸裸的真相告诉他们。他们一时会恼怒于你的坦诚,但他们会因此而永远感

激你。我们真心希望能从彼此间得到些什么呢？是希望得到欢心和奉承吗？不是。我们希望互相揭露、定罪，让彼此懂得廉耻而不再唐突行事，希望成为真正的人，而不是幽灵幻影。我们已经厌倦了象个幽灵似地在这个世界上游荡，这个世界本身就是那么轻飘、虚幻。我们渴求一种实在感，尽管随之而来的是痛苦的打击。我这样来解释——借助于这种对真理的雄健的爱——具有巨大活力却无相应见识的灵魂常常陷进去的那些过火行为和过失。他们感觉到这个世界貌似富足，实则贫困。他们了解他们戳穿那薄的伪装的速度，并对于天性的贫弱表示厌恶。卢梭、米拉波、查尔斯·福克斯、拿破仑、拜伦——我可以很轻易地再添上几个离我们更近的愤怒的骑士的姓名，他们拼命驱驾着自己的战马，在剧烈动荡的生活中忘却对它的幻想。他们会知道最坏的情况，会踩到地狱的底层。古今闻名的英雄们：西门、地米斯托克利、亚尔西巴德、亚历山大、凯撒都将生命与命运看作要巧妙地大玩一场的赌局，而赌注并不算一回事，任何时候都可以当作轻如鸿毛的东西，一把抓住然后扔掉。在法萨利亚战役前夕，凯撒与埃及祭司谈到了尼罗河的源头，倘若祭司愿意将那些神秘的源头指给他看，他就愿意交出军队、帝国与克莉奥佩特拉。

同样的慷慨还表现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在这样一种偏好中，即每个人喜爱优越者的社会甚于喜爱同等人的社会。每个人都会倾其所有来求得正常的人际关系，还会倾其所有以求能在各种场合保持轩昂的气宇。他追求的也是他的邻人们角逐的那些东西，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竭尽聪明才智以求一鸣惊人，使自己在众人眼里成为一个人物。显赫的公民、有名的商人、出色的专家所考虑的东西；军人的战功、将

定的委任状、元帅的军杖、公爵的冠冕、诗人的桂冠以及随便什么得到公认的有突出价值的东西，对每个有志于此的人来说都有这么一种光彩，使他能在某些曾令他感到自惭形秽的人物面前昂首阔步、问心无愧。虽然已经上升到这种级别，已经能与一个又一个等级的人们平起平坐，和睦相处，但是，他还是发现在某些人面前他无法镇定自若，因为他们有某种更加正派、更加尊贵、更加纯正的品质，使他不由得肃然起敬。他的抱负真的纯正吗？到那时，如果一旦他的名誉、财产显得微不足道，他不但不回避这些使他的纯金失色的人们，反而把他们统统抛在身后，只是一心追求他们的社会，招致这种屈辱，到头来他一定会弄明白：为什么在这群人面前他会眼睛深陷、声音沙哑、才思枯滞。他敢肯定：那戳穿一切谎言的灵魂是不会撒谎的。他的天性不会引他误入歧途。如果在什么人面前它不能象它应该的那样表现得高尚无比，如果那种能以低语使他生活得甜蜜、尊贵的谏语在这里真的退避三舍，弃他而去，那么，该是鄙薄他曾经推崇，抛弃他业已争取到的一切的时候了，就象凯撒手里掌握着军队、帝国与克莉奥佩特拉，却说：“你如果愿意将尼罗河的源头指给我看，所有这些我愿拱手相让。”爱我们的人我们都非常珍重，我们与他们一起度过的短暂时光是对重重苦难的一种补偿。他们拓宽了我们的生活；——然而，那些将我们弃如敝屣的人我们更是珍视，因为他们增添了另外一种生活；他们在我们眼前建立了一个我们未曾梦想到的天堂，从而给我们提供了来自心灵深处的种种新的力量，激励我们从事那些新的、前人未曾尝试过的事业。

为什么世无不折不扣的谎言

每个人打心底里都向往最美好的,而不是等而下之的社会,都真心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都真心希望自己头脑清醒,所以他希望同样的康复不该在他的思想中停顿下来,而应深入到他的意志或活力中去。一个自私的人从他自己的自私中受到的损害比一个被那种自私剥夺了某些重要的好处的人所受到的损害还要大。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更上一层楼,以便能够超越眼前的忧虑,展望到高山那边的好处,这样,他的不安、冷漠坏习惯都会被打破,犹如块块碎冰,逐渐消融在良好愿望的洪流中,顺流而下。你请求我的援助吗?我也想做一个恩主。我自己想做一个恩主与仆从的愿望比你希望我为你效力的愿望还强烈,毫无疑问,那可能降临到我身上的最大的好运正好被你打动,所以我就应该说:“把我与我的所有都拿去吧,随便利用我与我的所有来达到你的目的!”我之所以能说这番话,完全是由于我的心智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这种扩展使我不受运气的摆布。而在现实中,我们忧虑重重,提心吊胆,我们紧攥着自己那一点点财产:房屋和土地、工作与钞票,就是为了它们在我们的经验中提供给我们的那块面包,尽管我们承认,我们的存在并没有通过它们。我们希望被造就成伟人,我们渴望具有那团能使这块坚冰消融成水流、使我们的生存变成一种利益的烈火。如果我们开始反对你的计划,啊,奴隶的朋友,穷人的朋友,人类的朋友,你要充分那理解那是因为我们想促使你来驱策我们达到你的标准。我们希望听到自己被驳倒。这样一种信念总是萦绕在我们心头:你有一个秘密,它对我们的学习十分有益,而且我们想迫使你把它传授给我们,哪怕它会把我们送进监狱,或者把我们推入更悲惨的境地也罢。

什么都不能动摇我的这样一种信念：人人都热爱真理。世界上没有不折不扣的谎言，没有彻头彻尾的狠毒。接受堕落腐化的主张算是达到了恣意放浪、亵渎神圣的顶点。除此而外，没有怀疑主义，也没有无神论。倘若这种理论能被接受为普遍的信条，那么自杀会使地球渺无人迹。它已经在某个教条主义的神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人人都天真无邪，又真心喜爱自己的邻人，因而已经使它成为一纸空文。记得有一天我站在投票处，那时，政治竞争的怒气使独立选举人一个个显得面目狰狞，我身边一个有见识的人看着这些人，评论道：“我感到满意，因为不管哪一方，大多数的人都公正地投票。”我认为，考虑周全的观察者，在注视着这群人的无可指责但又值得怀疑的行为时，都会同意：大部分人，抛开他们的自私和浅薄不说，总的目的还是要诚实。之所以有人不赞同你的意见，或者拒绝援助你的慈善计划，原因就在你身上：他不相信你是一个能传达真理的人，因为，虽然你认为你手中有真理，他却感到你没有。你并没有让他看到真实可信的迹象。

如果值得细述那蛰伏着、却苦苦吁请的“精神”的这种普遍原则，那么，举例说明一个人就等于教会、等于国家、等于其他任何人则易如反掌。大家都还记得，几年前，自由派教会抱怨加尔文派教会拒绝承认他们基督教徒的名份。我想这种抱怨就等于承认：一个虔敬的教会是不会抱怨什么的。象伯麦、福克斯或者斯维登堡这样的一个人不会因为得不到教会的认可而怨气冲天的，可是教会却感到他的存在与信仰本身就是谴责。

只需一个正直的人在我们的街道上走一走，我们的法制是个多么可怜、天真的发明就很清楚了。一个人，如果他已经

尽了自己的职责 ,他又无求于社会 ,那么他就有一种社会没法不感觉到的力量。有一个大家熟知的称为流体静力学悖论的实验 ,在这个实验中 ,一根毛细水柱平衡着浩瀚的大海 ,它正好象征着个人与人类大家族之间的关系。睿智的丹迪尼听说了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与第欧根尼的生平后解释说 :“无论从哪方面判断 ,他们都堪称伟人 ,只是除了一点 :他们过于敬畏法律 ,而为了赞同与认可法律 :真正的美德必须大大减弱它原有的活力。”

一个人等于教会 ,等于国家 ,同样 ,他也等于其他任何人。人与人之间力量的差异只是表面的 ;所以一个人向他的同胞袒露胸臆的一切直言不讳、毫无保留的谈话会向双方表明 :他们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两个人坐定 ,能够推心置腹地谈谈 ,无疑就会感叹 :“瞧哪 ,我们以前怎么尽争论一些言词 !”假如有一个清楚、聪颖的心灵——人人都知道在自己的友人中有这么一个心灵——与一个最权威的诗人交谈 ,我想 ,他们之间不会有人们臆想的那种差别 ;完全的理解 ,一种相同的接受 ,一种相同的领悟就把种种差异都消除了 ,那位诗人就会承认 ,他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并没有给他任何深刻的优势 ,而仅仅是一种极肤浅的优势 :他可以表达自己 ,别人却办不到 ;而且他的优势只不过是一种雕虫小技 ,只能骗骗懒人 ,对真理的热爱者却无能为力 ;因为他们深知才能的重负 ,或者表达力常常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我相信最纯正的人都坚信 ,人与人之间的净值相差无几。每个人只是在某种能力上远远超过他的同伴。他在其它方面不够熟练 ,所以使他更适于干自己的工作。每个人的弱点都会给他产生补偿 ,每一个障碍都起着凝聚力量的作用。

这些以及与之相仿的经验都表明,人与一个更高深的、从未明了的事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们之上、之后有一种力量,我们只不过是它交流的渠道。我们试图如此这般地说话,而我们头顶上端坐着某个精灵,专门跟我们所说的东西作对。我们劝说我们的伙伴要这样、那样,而我们眼神中的另一个自我却加以劝阻。那边要保密的,这边泄露了出来。我们敛容正色,字斟句酌,纯属徒劳,这样做控制不了与敌人的交流,他很有礼貌地附和着我们,但他相信的却是那个精灵。我们大叫:“这屋里有奸细!”但最终看来他是个忠实的人,而我反而成了那个奸细。这个通向最高尚的生活的开放渠道就是那彻头彻尾的实在,如此微妙、如此安静,又是如此顽固,尽管我们未表达过真理,也不曾听到他人表达过,我仍然明白全盘的真理就在这里候我。即使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称之为天意的那种作用是什么呢?我想不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并不为此而感到烦恼。那不言而喻的事物就在眼前,也无处不在。我们每次谈话都试图将它诉诸言词,然而,无论成败,我们都拥有那一事实。每段谈话都是一个近似的解答,我们不把它转化成动词、名词也无伤大雅,而它则永远等待着供人观照。

如果一颗有预言作用的心灵所显示的预兆能够及时实现,那么,那个一定要出世、对他的出现人与事已作了准备和预告的人就是一个欣赏他跟一种更高尚的生活的联系、欣赏他跟人中的联系的人,就是一个要用他的信任来摧毁不信任的人,一个要运用他的与生俱来却为人忽视的方法的人,一个不为血肉之躯所左右而信赖在我们的头上脚下都起作用的活泼而优美的“法则”的人。这种法则冷酷无情,如果我们服

从它 ,它会利用我们的成功 ,如果我们反对它 ,它会利用我们的毁灭。人们都是它的秘密信徒 ,要不然 ,公正一词就会毫无意义 :人们相信最好的就是真实的 ;正义最终会实行 ,否则混沌就会出现。它嘉奖的是自然而然的行动 ,而不是代理者精心设计的行动。它对人说 ;“每时每刻只管干活 ,不管有报酬还是没有报酬 ,只要你干活 ,就少不了给你报偿 ,不管你干的是细活还是粗活 ,是种庄稼 ,还是写史诗 ,只要是诚实的劳动 ,是照你自己的心意做的 ,它就会赢得不仅是思想上的而且是感觉上的酬劳。不论你失败过多少次 ,你生来就是胜家。对一件做得很好的事情的报偿就是把它做完。”

一个人一旦习惯于透过表面看问题 ,习惯于看到这种高尚的意志怎样毫无例外、不曾间断地流行开来 ,他就会沉静下来。他已经能信赖重力法则 ,因为每块石头都要在它该落的地方落下来 ;这个坚实的地球是可靠的 ,它载着我们平稳地穿过宇宙空间 ,不管我们心急如焚 ,还是听天由命 ,都无需插手去帮它继续向前。有一天 ,他会明白宇宙空间给他的温和的教训 :我们自己的生活轨道就是我们所有的任务 ,我们不必协助宇宙的管理。别迫不及待地去纠正城镇的某些有身份的人的自命不凡、沽名钓誉。他们正在鼓足干劲纠正城镇有关他们自身的问题 ,而且一定会获得成功。先克制几天 ,不要急于对某个教师、试验者的无能横加批评 ,他会把自己的无能暴露在众人面前的。同样 ,假如让一个人落入神圣的圈子里 ,他就会被拓宽。服从他的天才是唯一的解脱性的影响。我们想摆脱屈从于人的地位 ,想摆脱自卑感 ,我们养成克己的习惯 ,我们饮水、吃草 ,我们违法、入狱 ,凡此种种 ,都是徒劳。只有遵从他的天才 ,只有按照符合他性格的方式自由行动 ,天使似乎